

进军西藏，历史选择了第18军

■赵志刚

历史

1950年3月7日，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、解放西藏誓师大会。军长张国华、政委谭冠三带领第18军将士发出“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，我们都要坚决完成进军任务，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”的豪迈誓言。会后不久，第52师第154团作为先遣部队率先进发，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。

毛主席发出解放西藏的命令

1949年12月6日，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。旅途中，他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解放西藏的问题。渡江战役后，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，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退缩到华南、西南的几个省，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势力，解放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。随着第一野战军和平解放新疆，第二野战军挥戈大西南，解放西藏的宏伟蓝图已经在毛主席心中渐渐清晰。

对西藏问题的复杂性，毛主席早有判断。1949年2月1日到3日，他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举行正式会谈。在谈到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时，毛泽东说：西藏问题并不难解决，但一个是交通，大军不便行动，给养供应比较麻烦。另一方面就是民族问题了，特别是这个受宗教控制的地方啊，那是更不能快的，就是不要快，不要鲁莽行事，而要慎重稳步前进。

1949年11月23日，就解决西藏问题，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、习仲勋、刘伯承、邓小平，指出：“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。就现在情况看来，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，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……”随后，彭德怀与时任西北局书记、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，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短暂碰头，研究毛主席电报里指示的解放西藏问题。习仲勋和张宗逊第二天即指示西北军区设在青海、甘肃的情报站，立刻开始收集整理青海、西藏有关的社情、民情问题，为部队入藏提供依据和准备。12月28日上午，彭德怀同西北局常委贾拓夫一道由西安飞抵北京，并于次日向中央专题汇报考察情况。30日，彭德怀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，将有关情况写成报告，由中央立即发往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。

1950年1月2日凌晨4时，远在异国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、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、刘伯承、贺龙：“（一）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已收到阅悉。此电请中央转发刘、邓、贺三同志研究。（二）西藏人口虽不多，但国际地位极重要，我们必须占领，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。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，既有很大困难，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。（三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，则由西南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。而如果今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，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。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，应当争



进军途中遇到河流，汽车大队官兵将汽车卸开渡河。

资料图片



第十八军将士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、解放西藏誓师大会。

资料图片

取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，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。为此，建议：<甲>请刘、邓、贺三同志于最近期（例如1月中旬）会商一次，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，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；<乙>迅即占领打箭炉，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；<丙>由现在（1月上旬）至5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，被指定入藏的军队，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，推进至西康、西藏的接壤地区，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，准备于5月中旬开始入藏；<丁>收集藏民，训练干部；<戊>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，而且是分散的，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，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，即已够用，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，配备精良武器；<己>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，以励士气。（四）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。西南刚才占领，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，现又给人以入藏任务，但因任务重要，且有暂时性，故作如上建议。这些建议是否可行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。”

山城点将

1950年1月5日凌晨，重庆曾家岩第二野战军司令部。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主席这封充满重托和期盼的电报，认真思考着“派谁出兵西藏”。眼下，第二野战军的几个军，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一处一片，目前占领西康省雅安，不是第二野战军的老部队，而是第62军。单从地理位置和经济、时间的角度看，最合适出兵的是第62军。但很快，他们就打消了让第62军进藏的念头。原因是他们感到进军西藏是一项困难重重的重大军事行动，其中的艰辛可能超出以往，尤其是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矛盾突出，越是艰苦的任务越是要自己的部队去完成。刘伯承和邓小平又将第二野战军的9个军一个个筛选，认为第10军的战斗力最强，派他们去合适。遗憾的是，军长杜义德当时身体很差，进藏恐怕困难。邓小平提出，在第二野战军下辖的9个军里选出一个军长，带领第10军进藏。

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

1950年1月7日清晨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等电示第18军军长张国华、政委谭冠三等：第18军应以一个团位于新津、邛崃县，并与第18兵团在双城、大邑之部队联络，军主力应在乐山、丹棱地区整训待命，张国华同志及每师一个负责同志，速来重庆受领新的任务。10日，张国华、谭冠三乘船抵重庆。当晚，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临时办公地，刘伯承在询问了部队简要情况后，即传达了毛主席的电报精神，并说“杜义德身体不好不能去西藏，你们可带第10军去西藏”。未了，刘伯承还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我二野强有力的军长、政委配上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，解放西藏没问题了。”

13日、14日，第18军参谋长陈明义、供给部部长赖荣光、第52师政委刘振国、第53师师长金绍山、第54师师长张忠等陆续到达重庆。

15日一大早，刘伯承接见张国华一行。一进屋，他见张国华表情凝重，就问：“国华同志，二野所有部队你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，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，你的意见如何？”

张国华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昨晚和谭政委商量过了，我们还是带第18军，自己带的部队熟悉，我们也了解干部的能力。”

刘伯承用舒缓而又庄重的语气说：“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艰巨、非常光荣的任务。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准备报告，由你们第18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。”

刘伯承一连用了三个“非常”，此时神态已变得既严肃又庄重。大家都明白，这次任务非同寻常。同日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西南局驻地接见第18军师以上军政主官，并主持召开第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，正式向第18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，部署进藏工作。

24日，经中共中央批准，成立以军长张国华为书记，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，副军长吕炳柱、副政委王其梅、参谋长李觉（后经批准，李觉任第18军第二

参谋长）、政治部主任天宝（后刘振国提升为军政治部主任）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，统一领导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。

张国华回到眉山，与军党委成员商量后，决定于1月27日在乐山召开扩大会议，传达中共中央、毛泽东和西南局、第二野战军首长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和部署。2月1日，军党委发出《进军西藏工作指示》，要求全军立即从政治动员、物资准备、组织整顿三方面着手，做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。

正当第18军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时，情况突变，川西一带匪患猖獗。从成都到雅安的公路、桥梁都被严重破坏，沿途的镇子、村庄全被土匪占领，粮食征不上来，原计划组建先遣支队先期到达康定、甘孜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指示张国华，返回新津后，指挥第18军在雅荣公路两侧和眉山地区展开剿匪，并以西南军区名义建议党中央推迟进军西藏。3月2日，中央即批复同意，但特别指出1950年入藏的计划不能动摇。

在乐山五通桥的张国华收到西南军区转发的军委电报后，即制定了进军西藏的具体计划。一是成立军前进指挥所，由副政委王其梅负责，并带领前指先期进到康定、甘孜地区。二是成立北路先遣支队，由第52师师长吴志率第154团前进。三是成立南路先遣支队，由第53师副政委苗一率第157团进发。两个团的前期目的地是金沙江边。

匪患肃清后，西藏进入实质性阶段。第18军拟制的《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》报毛主席批准。该意见为团结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支持、指导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之后，第18军指战员在张国华、谭冠三的率领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一边筑路一边进军，用生命和行动书写了“让高山低头、让河水让路”的豪迈篇章。

1951年5月23日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订《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，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。9月9日，王其梅率第18军先遣部队进驻拉萨，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。10月26日，张国华、谭冠三率第18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。至12月，进藏部队陆续进驻察隅、日喀则、黑河、山南、林芝、江孜、阿里各个地区，西藏全境获得解放。



长征

第5174期

功勋荣誉战旗巡礼

像钢钉一样钉在阵地上

■张亮

『云台寺排』战旗

1946年8月28日，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余万人，向冀鲁豫和豫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，妄图钳击冀鲁豫解放区我军主力于定陶、曹县一带。9月10日凌晨，滨海军区警备旅第3团第7连3排（现第78集团军某旅3排）按上级命令进入徐州云台寺地区，担负阵地阻击任务。

战斗打响后，敌人在密集火力掩护下，以1个连的兵力发起冲击。当敌接近我前沿阵地约30米时，排长指挥全排官兵将手榴弹向敌人投去。一枚枚手榴弹犹如疾风骤雨般砸向敌人，战场上顿时尘土飞扬，硝烟弥漫，共毙伤敌30余人。被炸蒙了的敌人慌忙向后方撤退。但没过多久，敌人又开始对云台寺阵地实施猛烈炮火打击，妄图用炮弹将我阵地摧毁。全排官兵毫不畏惧，愈战愈勇，依托战前构筑的掩体、坑道躲避炮火，无一伤亡。

炮火打击后，敌又以整连、整营的兵力向3排阵地发起冲击。全排官兵沉着应对，充分发扬火力、灵活运用战法，组织了手榴弹组、机枪组等实施精准打击，有效杀伤进攻之敌。一上午，敌人对3排阵地正面疯狂发动了4次冲锋，均被官兵击退。战斗中，7班班长刘来臣更是凭借精湛的枪法，以28发子弹毙敌23名。

战至下午，无计可施的敌军不得不放弃从云台寺正面进攻的计划，组织兵力在火炮掩护下避开3排阵地，从南侧向1排阵地发起进攻。1排迅速组织反击，官兵在战斗中伤亡较大。危急时刻，连队命令3排留守官兵坚守阵地，其余官兵火速支援1排战斗。

经过一下午激战，留守阵地的3排官兵弹药所剩无几。大家利用战斗间隙快速打扫战场，从敌人尸体上收集枪支弹药。最终，他们打退敌人多次猛烈进攻，像钢钉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。同时，前往支援1排的官兵也圆满完成使命，牢牢地守住了阵地。

一昼夜的激战中，3排共歼敌120余人，胜利完成阻击任务。战后，3排被华东军区授予“云台寺排”荣誉称号。班长刘来臣被华东军区授予“一级战斗英雄”荣誉称号。

1950年12月，“云台寺排”随连转隶至坦克第3师，为直属高炮营第1连第3排，并于1951年12月入朝参战，圆满完成作战任务。

时光荏苒，虽历经数次调整，一代代“云台寺排”官兵始终崇尚荣誉，

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，出色完成了上级组织的实兵实装演习、联演联训、抗洪抢险、扑火救灾等重大任务。



“牺牲决胜团”战旗——

甘于奉献牺牲 勇于决战决胜

■陈其顺

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前身部队是一支诞生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英雄部队。三湾改编时，该部整编为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，红1团由此得名。该团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1927年11月中旬，该团1营打下茶陵县城，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。

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红1团担任霹雳山攻击任务。面对左边是悬崖、右边是深谷，正面有敌人10多挺轻重机枪，天上还有4架敌机不断投弹等不利局面，红1团官兵多次组织正面冲锋，最后抓住战机攻占了要地，取得战斗的胜利。

1933年7月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，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（建军节）。8月1日，按照中革军委决定，红一方面军隆重举行“八一”建军纪念日活动，红1团荣获军团授予的“牺牲决胜团”战旗。“牺牲决胜”的命名凸显了红1团的战斗精神。

这一面鲜红的战旗，使官兵的荣誉感和干劲倍增，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。在当年年底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红1团付出了极大的牺牲，团长英勇牺牲，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红1团官兵无愧于“牺牲决胜”的荣誉。

从井冈山一路走来，这支部队参加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全过程，歼敌5万余人，攻占城市几

十座，立下卓著战功。从这支部队走出了罗荣桓、粟裕、杨得志等160多名将领，涌现出“攻坚英雄营”“大渡河连”“狼牙山五壮士连”“黄土岭功臣炮连”“攻坚英雄连”等多个英雄单位。

在长期的战斗历程中，红1团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红1团视察并题词或接见官兵代表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远去的是硝烟，不变的是战斗精神。数十年来，虽历经数次改革调整，“牺牲决胜团”官兵始终高擎荣誉战旗，继承发扬“甘于奉献牺牲，勇于决战决胜”的优良传统，在战备执勤、抢险救灾、国防施工等重大任务中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

